

# Column

## ■知无不言

切不可将经济现象混同于自然现象,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更不要迷信经济学。没有谁能准确预测未来经济走势,包括你自己。所以,绝不能将年初的计划当作不变的教条。适时跟踪,及时反思,随机应变,不断修正计划,才是正确的观念和做法。

# 对不起,太多事经济学无法预测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不管怎样,人们在年初总要计划,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留下令人满意的印迹。计划者,人的主观想象也。但计划总要有说得过去的依据,这集中体现为对未来的预测上。没有对未来自然条件和自身变化的预测,就不可能有计划。可见,预测不是计划,但计划含有预测。

预测实际上是一种对过去经验和环境变化的认知。像经济生活这样的社会活动,作为预测者的人是其中的主体,人们不可能将自身和预测对象截然分开,经济活动就不只是客观的,而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更何况,不同的人对过去的理解、认知和情感肯定不尽相同,解释也就不同。在经济社会领域里,不存在在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粹性认知和解释。

正因为没有整齐划一的终极权威预测,才使人们的计划、需求、行为各不相同,才有了交易意向的差异,才有了相互交换的需要,才有了热闹非凡的市场经济。只是,越来越倾向于模仿以至直接拿自然科学方法来专门研究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实在是走错了方向,形成了一系列误解和错误观念。

首先,用常规经济学工具分析和解释已有的经济现象,越来越偏离真实情况。学者和金融分析师常用的模型,只是根据数理逻辑组合不同变量,将历史数据拿来验证,而没有也不可能考虑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的因素,由此得出的结论怎么能够符合历史真实呢?即便是在过去具有统计显著特征的现象,未必在未来还会显著,甚至连能否出现都不确定。吊诡的是,尽管有很多误解和错误,但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和观念却形成了,而且,随着接受经济学训练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学话语权越来越大,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了极大的传播。

由于经济社会活动极大地受到对其进行分析阐述的理论和观念的影响甚至左右,正像索罗斯所讲的,思想和现实是双向互动的,人们的认知能力和经济社会操控能力是互为变量的,所以,哪怕是十足的谬误,只要有足够的传播和扩散,都会使经济社会活动在一个越发错误的轨道上运行下去。因而,现实中那些话语权越大声音传播越广的预测,还真能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误导而已。最糟糕的是,当被误导的市场和经济在错误道路上运行到极点而难以继为继时,大规模的危机就爆发了。

想想看,当前极度困扰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在贸易赤字、家庭负债消费、私人储蓄率不断下降以至为负、财政赤字、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之间建立起“共生关系”时,美国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消费与储蓄、负债与外汇储备之间也建立起“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美国的银行与客户尤其是抵押贷款商和借款人之间便形成了其特有的“共生关系”。在这些“共生关系”建立和发展初期,凝结成了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全球化市场均衡理论和新时代的典型特征,并广为宣扬,从而使这些“共生关系”在错误观念的引导和鼓励下继续循环下去。直到这些“共生关系”所依赖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于2007年8月开始破灭,才由次贷危机作为导火索,将大幅下跌调整的危机爆发传到各个“共生关系”圈中,催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直到如今,也仅有一小部分人在反思这些“共生关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分析理论的误导。

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流派和学者都迷信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其中最典型,在经济学说史上也最为突显的,应数奥地利学派。作为该学派第二代领袖者,米塞斯教授就坚决认为,经济社会机制是有着

自由意志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结果,价值观不可能相同的人们,其目的和驱使行为的原因也会多种多样,因而经济行为不仅受制于“因果关系”,更受制于“不确定性原理”。由于“不确定性”强过“因果关系”,所以,经济学不具备对经济和市场变动趋势的预测能力。那些作为“预言家”的经济学者是骗人的,个人不能利用经济学工具对未来做出准确预测。他主张采用主观的、演绎的、定性的分析方法。

如果说米塞斯是离市场较远的学者,持类似主张、并同样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索罗斯,则是从事了50多年金融交易的真正市场人士。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你无论如何难以否认他迄今为止在金融投资管理方面的成功,以及那种不随大流的敏锐洞察力。在他最近出版的《金融市场的新范式——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意义》中,他对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机理的区分,对社会科学采取自然科学方法的方法论“原则”的驳斥,对在不能将自身与分析对象加以分离的社会领域里有思想与现实、认知功能与操控功能双向互动的“交互反身性”(interference reflexivity)概念的阐述,对传统经济学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大下危机和自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超级泡沫”的解释,都有其独到之处。

然而,无论如何,社会发展经济已不可能没有计划,因而也就离不开预测。我在此只是想提醒注意,不要将经济现象混同自然现象,将社会科学混同自然科学,更不要迷信经济学。没有人会对未来经济走势有着准确的预测,包括你自己。所以,绝不能将年初的计划当作不变的教条。适时跟踪,及时反思,随机应变,不断修正计划,才是正确的观念和做法。

## ■商业PK堂

### 愿幸运蜡烛照耀更多过冬人

◎东方愚  
财经专栏作者, 现居广州

张华荣是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陈索斌是青岛金王集团董事长,前者被称为“女鞋大王”,后者是“蜡烛大王”,虽各自领域颇有建树,但在整个中国企业界,张、陈二人并非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然而,他们却是本轮金融海啸中最幸运企业家中的两位。

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张华荣突然接到通知,说温总理要来他执掌的华坚集团参观。他赶紧换了一身很酷的行头,向总理汇报企业经营思路和状况。温总理听后说:发展、转型、升级,这是六字真言……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困难变成机遇,就是要靠这六个字。”张华荣又不失时机地介绍他主办过一届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温总理又说:这个论坛办得好,要继续办下去,第二届鞋业论坛还在这里办(厚街),要办得更好。”

华坚集团是一个外向型的企业,去年夏天笔者与张华荣先生就华坚的战略有过一次长聊,他虽然对度过眼前这场全球性危机充满信心,但放语之间仍难免流露出丝丝担忧。彼时他对第二届鞋业发展论坛能否于10月顺利举行怀有一丝不安;要知道,在他的规划中,这个鞋业发展论坛承载着“伟大的使命”,即在这一论坛的平台上搬大戏,唱主角,为正在筹建中的“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广纳资源。这个总部基地项目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包括采购、研发、品牌、人才等十大生活和产业服务中心,气势恢弘。

张华荣怎么也没想到,温总理会来到华坚。那两句鼓励的话语,让他备受鼓舞,同时也成为一种无形的推力,推动华坚集团站在了全球鞋业界的聚光灯下。而更出乎他预料的是,10月的第二届鞋业论坛,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让他当初的担心一扫而光,龙永图发来祝福辞,世界鞋业界的一些巨头及官员也慕名而来;论坛闭幕前,诸多机构、银行、高校,以及政府机构都踊跃与“世界鞋业总部基地”项目战略联盟签订了约,张华荣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 ■矢在弦上

# 迪士尼将拓展还是压缩上海创新空间?

流传多年的上海筹建迪士尼乐园消息,最近又热了起来,在网上还引起了广泛争论。对于上海准备耗巨资修建迪士尼乐园是利还是弊,目前尚难以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仍然在做贴牌生产,只不过这次涉及的是旅游产业。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大力提倡通过自主创新振兴民族产业是不相符的。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旅游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最具活力的一大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迪士尼选择落户香港和上海,也正是认准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巨大市场和潜力。上海也应抓住有利的时机,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但在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问题上,需要全面考虑和充分论证。

引进国外著名的品牌建立大型主题乐园,虽然具有起步容易,进入障碍小,投入小,见效快,能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有点,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因为“迪士尼”是美国文化的产物,上海建迪士尼乐园,就像工业产品贴牌生产一样,利润大部分自然要被美国拿去。二是我国香港已经建有迪士尼乐园,上海再建迪士尼乐园,势必与香港形成竞争态势,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况且,国内许多家庭大多已经或准备带自己的小孩去香港迪士尼乐园游玩,而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支付几百块一张的门票是有困难的。又由于美国、欧洲、日本都有迪士尼乐园,对国外消费群体的吸引力也有限。因此,国内外市场到底有多大还值得研究。三是迪士尼进入中国主题公园采取的模式是,主要资金由中方投入,而外方只投入品牌和部分现金,并向中国收取特许费和管理费。在这种模式下,迪士尼公司基本上不承担市场风险和投资风险,中方将承担几乎全部的风险。为此,已有学者建言,内地城市绝对不应盲目引进迪士尼等大型主题公园,否则地方政府将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四是引进迪士尼乐园后,必将抑制今后上海自主创新发展空间,影响上海旅游业自主品牌建设。这是上海推动旅游设施建设尤其要考虑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开发和经营规模,进入产业升级阶段,旅游品牌创建和品牌建设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国际著名的大都市,上海有条件而且有能力发展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游乐消遣设施,以满足旅游者不断增长的对高层次旅游娱乐的需

◎张鑫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要,提高其生活质量。为此就不应该追求短期的利益继续贴牌生产,而应顺应世界旅游业品牌化经营的潮流,充分利用在知识、经验、能力、社会资源诸多方面的优势,打造可以同“迪士尼”相比拟的旅游品牌,引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文化资源,将娱乐产品和中国文化融合起来,创立自主品牌大有可为。比如由于国内外对《西游记》和“中国猴”非常熟悉和喜欢,同样投资300亿元,如果建立“西游记主题公园”,让孙悟空与米老鼠共舞,或许就更具民族特色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开发潜力也更大。

自主创新建立民族品牌之路虽然很艰难,但创立自身的品牌毕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最终选择,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竞争激励的格局之下。这对旅游产业也一样。在这方面,被誉为中国旅游行业一面旗帜的华侨城旅游的经验值得借鉴。从1989年建成锦绣中华算起,华侨城旅游一直坚持自主创新打造民族旅游品牌的战略,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终于打造出了主题色彩鲜明、文化内涵丰富、产品形式多样的主题公园群,形成了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旅游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华侨城旅游还先后进军影视传媒、旅游策划、歌舞演艺、房地产等文化旅游关联产业,并以“欢乐谷”为核心,将品牌推广到北京、成都等地,引领了中国主题公园发展的潮流,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可见提倡自主创新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这也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旅游产业和设施的创新还应体现在为消费者创造出更多回忆的感受即体验上。我国目前建立的主题公园之所以绝大多数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造景观”主要是给消费者看的,而不注重与消费者的互动和消费者的自愿参与,通过为顾客提供多种多样的娱乐体验来吸引顾客,即实施体验营销。这正是体验经济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而提出的新的要求。迪士尼乐园的成功也正是让消费者充分体验到了想象中的和人工的刺激。说到底,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未来旅游产业的竞争,还是体验的竞争,这是提升旅游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方向。

## ■大西洋边

### 欧盟公开惩罚保加利亚的醉翁之意

◎张祖谦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被欧盟大大羞辱了一番的保加利亚,是背负着沉重的反腐负担跨入2009年的。因为今年的反腐能否取得欧盟首肯的成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保加利亚能否在2013年前获得总额达11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去年11月,欧盟以“政府腐败和资金可能被犯罪组织侵占”为由,取消了对保的一笔2.2亿欧元援助。欧盟声称,只有在援助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恢复援助。虽然欧盟对保加利亚的援助实际上早在去年7月就“暂停”了,但是公开宣布取消对成员国的一笔援助,这在欧盟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对人均GDP仅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保加利亚来说,争取欧盟的各种经济援助本来就是加入欧盟的主要考虑,如今岂能轻言放弃?更何况这还攸关国际声誉!可是,政府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猖獗,早就成了这个巴尔干小国的“国际名片”,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国际社会的这一看法,谈何容易!

多年来,有腐败背景的雇佣杀手在保加利亚几乎是家常便饭。美国驻索非亚大使馆认为,仅在最近几年保加利亚就发生了125起这类案件;而欧盟称这段时间内保加利亚发生了150起暗杀,但是没有一起被正式起诉。各级政府腐败成风,连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都因涉嫌与犯罪组织有勾结而被迫辞职。有的民众还以为,保加利亚警察就是穿着警服的匪徒。由于黑帮横行,充当黑帮打手成了一种趋之若鹜的“新兴行业”,其从业人员不少来自保加利

亚赢得国际声誉的摔跤运动员。当然,这也是一个高收入和高风险并存的行业。据报道,打手出场费一次200美元,但因此而丧命的摔跤选手已有数十人。

但是,对于欧盟的决定,保加利亚还是感到很委屈,因为索非亚政府在反腐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年,保加利亚政府就把驻德国大使梅格莱娜·普鲁格切娃召回国内担任副总理,领导反腐。以前她在担任森林督察员、议员和农业部副部长期间执法严明,连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都称她为“道德卫士”。然而,在欧盟决定公开取消对保加利亚的援助以后,这位正直的官员一方面指示政府各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争取欧盟尽早恢复援助,另一方面则指责欧盟在评判成员国方面采取双重标准,因为连自诩“政府清廉”的德国也不时有腐败丑闻曝光,为什么欧盟不批评德国?

保加利亚对欧盟的决定感到恼怒确实也不无道理。就腐败而言,与保加利亚在2007年同时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也正相伯仲。欧盟敲打保加利亚,确实有“柿子拣软的捏”之嫌,因为搞定800万人口的保加利亚总比对付2300万人口的罗马尼亚来得容易。当然,更重要的是,欧盟还有深层次的战略考虑。

众所周知,欧盟东扩是西方攫取“冷战胜利果实”和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重要步骤。虽然欧盟在1996年制定了严格的人盟条件(即“哥本哈根标准”),但是哪些国家有资格“入盟”,一直是欧盟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在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后,所谓的“哥本哈根标准”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此,欧盟和西欧大国政府心照不宣,因为把原来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拉入欧盟本来就是出于战略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富裕

的欧盟成员国国民就很有意见了,他们担心纳税人的钱可能落入新成员国贪官污吏和犯罪团伙的腰包。去年5月,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外长达尼洛·图尔克又向所有的西巴尔干半岛国家(即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承诺,欧盟将尽力吸纳它们入盟。欧盟民众就更担心了,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为了对民众有个交代,也为了防止这些国家不把人盟条件当回事,欧盟决定杀一儆百,公开惩罚保加利亚。

欧盟的这一定决定还含有针对俄罗斯人的意图。在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加利亚与俄罗斯有很深的关系。在历史上,保加利亚把沙俄视为帮助其摆脱残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解放者”。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在东西欧国家中与前苏联关系最为密切,被西方视为“前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冷战后,欧盟决定吸纳保加利亚入盟,主要是希望借此削弱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同时可收获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因为这既可使欧盟增加一个黑海出口,又打通了从中亚到欧洲海陆通道。

多年来,欧盟一直在筹划修建一条从盛产天然气的中亚经里海和黑海抵达西欧的输气管,即纳布科(Nabucco)线;保加利亚是这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输气管的必经之地。一旦纳布科线竣工,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就将大大降低。鉴于保加利亚某些黑帮与俄罗斯黑帮有联系,而俄罗斯的黑帮又往往有本国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背景,敦促保加利亚反腐,还有助于防范俄罗斯人的渗透。

世人由此可以理解,欧盟正是向西欧大国政府心照不宣,把原来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拉入欧盟本来就是出于战略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富裕